远去的童谣

□本报记者 陶小敏

儿童节就要到了，关于童年，你有哪些记忆呢？市民李东方今年50岁，是一名保安。关于童年，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童谣。“我小时候那些童谣，现在的孩子哪儿听说过啊。”李东方说。

李东方家住郾城区黄河西路附近，是地道的“老漯河”。说起自己的童年，50岁的他不由笑开了花。“我小时候是俺家那一片的孩子王，调皮捣蛋。”李东方告诉记者，童年时的游戏至今仍历历在目，尤其是那些充满趣味的童谣，他没事时就会回味一下。

“鸡髻翎（音），像大刀，恁里人数叫俺挑，挑谁，挑二梅（人名，可任意换），二梅不在家，挑恁姊妹仨。”李东方说，这个童谣是大家游戏中用的，两队小朋友手拉手相对而立，中间隔一两米的距离，一队小朋友商量好，挑对方队列中的二梅或其他小朋友，大家就扯开嗓子喊起这个童谣，随后二梅或被挑中的小朋友奋力跑向这一队，力图将任意两个小朋友紧拉的手撞开，撞开了就可以带对方队列中任一人回自己的队列， 撞不开就留在这个队列。

“每天晚上吃过晚饭，在大街上就开始玩了，攒着劲撞，使劲拉紧手。”李东方回忆道。

“谁家的小孩儿不出来，掂住尾巴撂（音）出来，谁家的小孩儿不露头，掂住尾巴告告（音）油。”童年虽然已经过去，但这些童谣，李东方至今记得很清楚。“谁家不让孩子出来玩，我就领着一群孩子冲他家喊，喊得大人急了，就让孩子出来跟我们玩。”

李东方告诉记者，他小时候玩的游戏，现在的孩子听都没听过。“摸树猴、斗鸡单腿跳、链子枪、摔面包、叠三角……”说起童年玩的游戏，李东方一脸开心，他还现场给记者叠起了“三角”和“面包”，并讲解具体玩法。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玩法，童年就是开心！”李东方说。

番茄园“小管家”

□韩月琴

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有许多快乐的时光是在姥姥家度过的，那些时光像璀璨的金子，闪亮了我美丽的童年。

姥姥家的村子距离我家大约有五六里地。那时候，他们村以种植番茄为主，家家户户都有大片的菜园。村里人总是在春节以前就把番茄苗培育好，栽在塑料大棚里，一开春，天气暖起来，掀开大棚，番茄苗已经窜起老高了。待到麦收时节，番茄就大面积成熟了。每当这时候，学校就放麦收假了。放了假，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帮姥姥看番茄。那时候姥姥家没有适合看菜园的小孩，舅舅和姨们已是成人，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看管菜园的最佳人选，而我也乐于接受这个任务。因此每到番茄成熟的季节里，我都会被接到姥姥家住上一段时间。

早饭后，姥姥收拾停当，一家人就各做各的事去了，我也开始了一天的“工作”——去菜园看番茄。对于我来说，看管番茄是再惬意不过的享受。到了菜园，先去园里转一转，挑选个大、鲜红的番茄，摘几个，拿到地头，坐在小屋前的板凳上，沐着习习晨风，大口大口地吃。大快朵颐之后，抹抹嘴，带着心满意足的小幸福，开始在菜园里寻找乐趣。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一块菜园足以带给我整个夏天的快乐。最吸引我的首先是散布在菜园四周的各种各样的小野花，带着露珠，尽情展现它们的美。这儿掐一朵，那儿折一枝，不一会儿，就折了一大束姿态万千的野花，越看越喜欢。陶醉够了，找个空瓶子，装进半瓶水，把花放进去，再把花瓶放到小屋前，另寻其他乐趣去。最有趣的就是捉蝴蝶了，有野花的地方自然有蝴蝶，用衣服扑，用手抓，用花朵引诱……千方百计，能捉住一只就是最大的收获。折腾半天，又累又渴，再去番茄地里转一转，顺手牵羊摘几个番茄，去地头的井里拔上来一小桶水，用手捧着喝几口，甜津津的，沁入心脾。然后把番茄放进桶里冰一会儿，冰过的番茄吃起来非常爽口。至今回忆起来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依然令我满口生津，回味无穷。吃饱喝足，伸个懒腰，困意就来了，躺在小屋的床上，美美睡一觉。睡醒之后，常常已近中午。

岁月虽已远去，记忆却像昨天。隔着遥远的时空，每每回忆起这些陈年旧事，总会有美丽的情愫盈润心底。

那时候

□郑曾洋

“六一”将至，微信群里，朋友们纷纷追忆各自童年做过的趣事，晒出各自童年时的照片，用这种方式寻找曾经的美好与纯真。

恍惚中，仿佛梦回三四十年前。

那时候，不能上网聊天，更没有手机游戏消遣，但我从来也没觉得寂寞孤单，因为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。小树林、河堤上、房前屋后，我们可以随便找到玩耍的场所，一玩起来便忘记回家吃饭。

那时候，一把洋火枪、几个玻璃球、一本小人书足以让小伙伴们爱不释手，推铁环、打四角、扔沙包、跳皮筋、打弹子、跳山羊、漂花船、挑秫秆、爬树掏鸟窝、搬砖垒城墙……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为游戏的工具，每一样游戏都能玩出新花样。

那时候，空气还没有受到污染，天空一片湛蓝，晚上可以看牛郎织女星，还有整个银河霄汉。村子南边的小河，清澈见底，一到夏天，我们就三五成群结伙去河里洗澡，河里的小鱼咬脚趾头都能看得见。

那时候，没有吃过大鱼大肉，更没有见过洋快餐，虽然一日三餐只有粗茶淡饭，吃起来却是那样香甜。最盼望的就是过年，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戴新帽，可以吃上饺子，甚至带肉的好饭。

那时候，对未来充满期盼，今天幻想自己将来当科学家，明天又幻想自己当解放军，后天丢了五毛钱突然又想当警察，看了《少林寺》后突发奇想，想到少林寺出家当个小和尚，将欺负过自己的那些赖货打得哭爹叫娘，跪地求饶。

时光匆匆，弹指三四十年，我已经永远告别了童年，童年时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似乎已经过上了，在城里买上了房子，现在又买了车，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童年时想都不敢想的，但心里却总是怅然若失。得到了许多，也失去了许多。人到中年，再也见不到童年时那张张纯真的笑脸，每天感受到的除了累就是烦。只有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充实和快乐才会填满心田。

永远逝去的童年，恍惚中，我又一次梦回你的身边。

捉泥鳅

□邢德安

儿时的夏天，我们常到村边的坑里捉泥鳅，其实，说是捉泥鳅，也不过是嬉水的另一种说法而已，真正捉到的泥鳅少得可怜。

坑里的水并不深，周围长满了树，每逢下雨天，村子里的水流进坑里，那坑便大了许多。青蛙不停地叫着，三五成群的红色蜻蜓贴着水面飞来飞去，偶尔有一条野生的小鱼浮上水面，搅起阵阵涟漪。坑里有了水，极大地方便了村里的人们。午饭后，妈妈、婶婶们会来到坑边树荫下，边乘凉边洗衣服；饲养员会牵着牲口到坑边饮水；伯伯叔叔们则用手扳着坑边的树，把从地里带回来的满脚泥土涮进坑里。大人们各人忙各的，有说有笑，而我们则肆意地在坑里闹个不停，溅起的水花弄湿了妈妈们的衣裳，她们举起棒槌做出要打的样子，我们便钻进水里无影无踪。一阵喧嚣过后，有点累了，便游到坑边，有的打滑梯，有的捉泥鳅。由于树上的落叶长年累月地沤在坑里，坑边的淤泥很滑，为我们打滑梯准备了良好的条件。伙伴们坐在坑沿上，并拢双腿，一直滑向水里。记得有一次，狗蛋的屁股被坑沿边的草根划流血了，他一看到血，惊慌失措，忙去找妈妈，周围的婶婶们逗他说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狗蛋，流这么多血，肯定活不到明天了。”狗蛋一听，号啕大哭，乐坏了坑边的人。常言说“吃泥鳅不怕糊涂眼”，为了能捉到泥鳅，我们两条胳膊全部扎进泥里，直到肩膀，全身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，连鼻子眼都分辨不出来了。闹腾半天，不停地在泥里水里出出进进，被太阳一晒，浑身黑亮黑亮的，倒真像一条泥鳅了。

日月如梭，白驹过隙，美好的光景已经不再，但我仍怀念那坑、那水。